



黎雪美  
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  
台灣省桃園縣人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  
經歷／  
國中教師

作品／  
廣播劇：欲窮千里目

# 千里目

舞台劇劇本佳作 黎雪美

時間：民國七〇年

地點：台北

人物：

- 1 方成毅：二十六歲，男，大學國貿系畢業，才退伍不久，誠懇務實，努力進取，有愛心耐心，富教育理想，在方父反對下，毅然決然從事教職。（簡稱「成」）
- 2 方父（世昌）：五十歲，男，方成毅父親，事業有成，望子成龍，但性情頑固，因公司突然倒閉而死。（簡稱「方父」）
- 3 方母（美惠）：四十八歲，女，方成毅母親，溫婉解人，但內心不失堅強。（簡稱「方母」）
- 4 葉玉珊：二十五歲，女，方成毅大學同學，交往多年的女朋友，體貼癡情，但脾氣略嫌衝動。（簡稱「珊」）
- 5 王 斌：二十五歲，男，方成毅高中同學，至友，勤懇方正沒上大學，從事外銷生意，小有規模。（簡稱「王」）
- 6 馮 強：十五歲，男，國三學生，方成毅學生，叛逆性強，惹事生非。（簡稱「強」）
- 7 馮母（燕霞）：三十五歲，女，馮強母親，頑強聒噪。（簡稱「馮母」）
- 8 周子霖：十五歲，男，國三學生，方成毅學生，體弱多病，自愛用功，純真可愛。（簡稱「霖」）

9 周父：四十歲，男，周子霖父親，開明沉穩，謙恭有禮，關愛子女。（簡稱「周父」）  
10 謝平：四十歲，男，方成毅同事，寬和待人，有正義感，才新婚不久。（簡稱「謝」）  
11 謝太太：三十歲，女，謝平妻子，樂觀熱忱。（簡稱「謝太」）  
12 李德名：三十歲，男，方成毅同事，狂妄自大，輕義重利，開補習班，與方成毅為敵。（簡稱「李」）  
13 何欣欣：二十六歲，女，方成毅同事，李德名自以為追到手的女友，但事實上她對方成毅頗具好感；漂亮時髦，開朗富有。（簡稱「何」）

14 陳萬金：三十八歲，方成毅債主，粗魯暴躁。（簡稱「金」）

15 黃主任：四十五歲，男，方成毅學校教務主任，心胸狹窄，自以為是。（簡稱「黃」）

16 學生甲：方成毅學生。

學生乙：方成毅學生。

學生丙：方成毅學生。

學生丁：方成毅學生。

17 家長甲：三十餘歲，學生甲母親，嘮叨。

家長乙：三十餘歲，學生乙母親，粗俗。

家長丙：三十餘歲，學生丙母親，平庸。

家長丁：三十餘歲，學生丁母親，沒主見。

佈景：

1 成毅舊家的客廳：豪華氣派，牆上掛滿濶氣但嫌俗氣的應酬畫。特大號的電視放在牆角，另有豪華沙發、茶几、酒櫃、鋼琴的佈置。左手有門通內屋，右手通外門，左側前方有小通道通廚房，餐廳。

2 成毅賃居的新家的客廳：簡單、樸素，牆上毫無裝飾，只有方父的放大照片。牆角一架鋼琴，琴上擺玉珊的畫像（觀眾可清楚看見）。另有風扇、舊沙發、茶几的佈置。左手有門通內室，右手通外門，左側

前方有小通道通廚房、餐廳。

3 成毅學校辦公室：佈置簡陋，牆上貼「良師興國」四大字，牆邊置有茶壺茶杯及上了報夾的報紙。四大張辦公桌兩兩相向並靠著，由右到左分別是何欣欣、李德名、方成毅、謝平的位置，有靠背椅子，桌上並擺有作業簿本、講義、茶杯等。右手有門通外。

## 序 幕

景：成毅舊家客廳。

時：民國七十年五月中的一個晚上。

人：方父、方母、方成毅。

△幕啓時，方父西裝畢挺，一付才下班的模樣，獨坐沙發看報紙。突覺悶熱，脫下西裝外衣，鬆開襯衫頭部扣子，把報紙收摺起來，當扇子搨了搨，然後去開電視，但開了老半天，螢光幕沒動靜，覺得更煩躁，坐回沙發，把報紙甩到茶几上，用焦躁但期待的眼光看向廚房方向。

方父：（喊）美惠！

OS 方母：（溫和地）來了！

△方母小心翼翼地端著中藥湯從廚房走出。

方母：（把藥放茶几上）世昌，你的藥！吃藥時間到了，趕快趁熱喝了把！

△方父欲言又止，端起藥皺著眉要喝。

方母：（坐沙發上，把茶几上報紙拿來翻看）哎，這年頭有錢要請個女傭還真難！來來去去的，昨天才來的那個阿巴桑今天又走了！

方父：（不耐地把藥原封不動地放回茶几上）還說呢！（想找個東西當扇子搨，但找不到）冷氣換新沒多久，卻叫那阿巴桑給搞壞了！（指電視機）還有電視也是，根本不能看！唉，好不容易請個朋友吃晚飯回來，想舒服地休息一下，看個電視，可是……（熱得難熬地站起來）打了幾通電話催人來修，也到現在一個影子都沒有……（捲捲袖子）哎，才五月而已，怎麼天氣就熱成這付德性？

△方母連忙站起來，用報紙為方父搨涼。

方母：（邊搨邊談）哎，世昌，你看你就是常常連這種芝麻小事也要犯這麼大的怒，身子才會不好……去洗把臉吧！

方父：哎，實在不習慣這種熱天不吹冷氣！（突然想到）叫成毅來看看好了！向屋內（喊）成毅！

方母：（覺得方父莫名其妙，停止搨的動作，坐下）哎呀，他是學商的，怎麼會這個呢！何況他退伍回來的這兩個月，每天不是看書，就是畫畫彈琴，前天晚上還抱了一大堆書說要去王斌家看幾天書，到現在還沒回來呢！

方父：是啊，還不到公司幫忙，只知道閒晃！哼，都是妳幹嘛讓他小時候學什麼鋼琴畫畫的，一文不值！（端起藥跟誰賭氣似地一口氣喝完）

△方母無奈地看著方父發楞。

△方父更覺煩躁，瞥到鋼琴上似有一信件，走過去拿來當扇子搨，但才搨幾下，卻突然對著信封上的字發呆，然後不禁火冒三丈。

方父：（連忙向屋內喊）成毅！

方母：我不才說他不在家嗎？

△成毅正一臉愉悅地從屋外走入，手抱一疊書，拿一幅畫。

成：（笑著）爸！媽！

△方父瞥成一眼，忍著氣沉著臉地坐沙發上。

△成見方父表情，擔憂地要向方父走去。

方母：（看到成手上的畫，突然欣喜地）咦，這畫的不是玉珊嗎？

成：（覺得幸福地）是啊！我今天一畫好就拿給她看，哈，她喜歡得不得了！

△成不小心又瞥到方父，連忙把畫及書放在鋼琴上。

方父：（現出信件，激動地）成毅，你看你：你怎麼還是去參加什麼國中教師甄試的？（把信件猛然甩到茶几上）

△成一臉愧疚，不知如何回答。

方父：（感嘆地）好不容易等到你退伍了，想要把公司交給你，誰知道：

成：（不忍心地）爸，可是我還是想去教書：

方父：（氣極）這：這不枉費你唸了大學四年的國貿系嗎？

成：（沉靜地）大學聯考的時候，我勉強遵照爸爸您的意思去學商，可是在那四年還有畢業後服役的兩年裡，我

發現我還是沒辦法放棄我的那份理想：

方父：嚇，你真的只想當個國中教員啊！一個月薪水才多少？！一萬多塊而已啊！都比不上你那個沒考上大學的

高中同學叫王什麼的：

成：王斌？

方父：哦，對，王斌！人家他現在搞了一家小公司做外銷生意，月入幾十萬的：

成：可是我：（搖搖頭說不下去）

△方母連忙為方父搨搨涼，按摩肩膀。

方母：（憂心地）休息了，你們改天再談吧！

△方父猛搖頭。

成：（眼睛突然靈光一閃）爸，其實我早就有兩全其美的打算了！

△方父嘆氣，不看成，一付頑強難以說服的樣子。

成：爸，我不是故意要跟您過意不去，而是我根本沒興趣，如果勉強接下業務，反而會把公司弄糟了，所以我們

不如用登報或者其他方式來找個副理當你的得力助手，好幫你分擔繁重的工作：

方父：（沉鬱著臉）唉：

成：爸，好吧？我們就這麼決定了？何況我國中的時候：

方母：成毅說的也有道理，（對方父）你還記不記得成毅國中的時候，你成天到晚忙在外頭，我覺得日子單調無味，就去找了一份工作做，結果忙得根本無法好好照顧成毅，當成毅都已經變成了所謂的「問題學生」的時候，我們竟然還不知道，幸好是成毅的導師石老師！

成：是啊，他那麼有耐心地開導我，不但改變我，而且使我想以他為榜樣：

△方父猛搖頭，一付聽不下去的表情。

成：（哀求地）爸！

方父：（氣憤地）沒錯，我們應該感激他，但是你也犯不著跟他一樣去當老師啊：（說不下去）：（突然變得蠻橫地）啊，反正！我的公司需要你！

成：（無奈地）爸！

方父：（瞥到鋼琴上的畫像）不然你也該為玉珊想一想，她跟你大學同班四年，又等你退伍等了兩年，而且她打算跟你結婚之後，就要出國唸書去了嗎？難道你不怕他那窮酸的爸爸媽媽反對她的寶貝女兒只嫁個窮酸的教書匠？

成：（自信地）爸，這是你多慮了！玉珊他們不會這樣的！

方父：這可很難講！

方母：（關心地）你們明天再談好不好？快去洗澡準備休息！（看方父、成還是按兵不動，不禁歎氣）唉，其實玉珊現在缺的大概只是學費，如果成毅跟她先訂婚，我們替她湊一些學費，讓她出國唸書，等她學成了再回來跟成毅結婚，這樣也不錯啊！

方父：（覺得方母在唱反調，對方母怒斥）妳！妳懂個什麼東西！（轉向成，似在吼地）成毅！你一定要幫我忙！

成：（吞吞吐吐地）爸，這一次：我要堅決我的決定：何況這樣對公司也不見得不好：

方父：（氣極）成毅！你：（想站起來，卻全身抖顫著）

方母：（驚慌）你：世昌你：

成：爸爸！

△方母、成連忙去扶方父。

△幕急落。

## 第一幕 第一場

景：成毅賃居的新家的客廳。

時：民國七〇年十月中的一個傍晚（晚飯前）。

人：方成毅、王斌、周子霖、周父、馮強、馮母、葉玉珊、方母。

△幕啓時，成臂上繫著一朵小麻花（帶「孝」），站在方父遺像前沉思著，王坐沙發上憂心地看著成的背影。  
王：成毅！我們別再提：（小心翼翼地）四個月前你：爸爸去世的事了！近來我公司擴展業務忙了點，你教書以後也就沒過來看你，怎樣？只知道你也很忙，現在來談談你當了一個月數學老師的感想吧？

成：（回頭看王）可是，王斌，我還是一直覺得是我！

王：（無奈地）唉，難道你又要說——是你害死你爸爸的？

成：（突然激動地）可是要是當時我答應爸爸到公司幫忙，就不用建議爸爸再找助手，公司也就不會倒閉了：

王：哎呀，都是那個助手理財不善，還吃裡扒外，才會讓伯父一生的心血毀於一旦，甚至因此腦溢血而死：

△電話鈴響，成去接。

成：（接電話）喂？哦，我就是！你是馮強啊？明天後天要請假？請什麼假？事假！事假不應該事先請好嗎？啊？不准？誰說我一定不准？我想說的是，開學才沒多久，你就已經請了無數次的假了！不是感冒請病假，就是那個親戚結婚那個親戚去世要請事假，唉！這樣子課程怎麼跟得上？啊？你說當幹部的同學為什麼每次請假都那麼簡單？哦，你是說周子霖？唉，你也是知道的，他開學到現在已經昏倒過好多次了，所以必須常常請假去看醫生呀！何況他爸媽在家裡會教他功課：你媽等一下要親自來老師家請假？唉，好呀，既然這樣就來吧！我也可以再跟她溝通溝通。不過唉！人家尊重你，你至少也該尊重別人吧？所以想想看你剛才對老師說話的口氣是不是比我對你還不客氣：好！再見！（掛）

△成搖搖頭，坐下。

王：（猜測地）這學生好像很難纏？叫馮什麼？

△電鈴響。

成：（快步去應門）馮強他們不可能那麼快就到吧？

△霖及周父由屋外入，向成、王點頭致意。

成：噢，我還以為是馮強他們呢！

霖：（緊張地）馮強？

△成請周父子入內坐。

成：是啊！馮強他們說要來請假。

霖：（驚訝地）請假？

周父：（謙和地掏出請假單遞給成）真巧！我們也是要來請假的！子霖明後兩天要住院做檢查。

成：（一笑）沒問題！（掏筆在單上簽名，交回給周父）

周父：（有禮地）謝謝老師！

△霖心事重重地坐一旁。

△成瞥到霖，發覺到霖的不對勁。

成：周子霖，當班上的總務股長還好嗎？會不會太累啊？

霖：（強顏歡笑地）不會啦，反正收了班費後，大概就沒什麼好忙的了！

成：（撫撫霖的頭）辛苦你啦！不過今天班費不說要交給我嗎？

霖：（遲疑地）老師：（不禁哭了出來）今天班費全部掉了！

成：（驚訝地）怎麼會掉了？

周父：子霖，你怎麼沒告訴我？

霖：（難過地）我：爸！我一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而且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王：那時候掉的？

霖：（委屈地）本來想今天一收齊就交給老師保管，可是那馮強在繳錢的隊伍裡擠來擠去，擠了老半天，還是沒

交，後來要上體育課了，我算好了錢，而且還按照老師的吩咐，趕快用紅原子筆在每張鈔票上打兩個圈圍做

記號，然後裝進信封，上課鐘就響了，教室只剩下一個值日生，其他人也都去操場了，我連忙把錢放進書包

裡，準備下課才交給老師，可是偏偏體育課卻作視力檢查，老師叫值日生也去檢查，結果值日生只鎖了門卻

忘了鎖窗戶，當我下課回教室要拿錢給老師的時候，就找不到了！

成：（思索，喃喃地）會是誰拿走的呢？

周父：（愧疚地）孩子把錢弄丟了，我會賠的！

成：（安慰地）周先生，不急，我先查看再說好了！

△周父搖搖頭，霖還是愁眉苦臉的。

王：（想逗霖開心，指指鋼琴）周同學，要你們老師彈一曲吧？

△霖瞥到鋼琴上的畫，不禁好奇地走過去瞧究竟。

成：（對王）其實他們每節音樂課都在聽我彈。

王：（疑惑地）你不是教數學嗎？怎麼也教起音樂來了？

成：我帶的是國三所謂的「升學班」，學校的慣例是把音樂美術排給英文或者數學老師，好用來作為英數的考試

或者複習，結果每班果真都拿去考試，只有我卻教他們唱歌畫畫……

△霖佇足在畫前看著。

周父：（欣慰地笑笑）我贊同方老師您的作法，不然學生整天考試看書，看書考試，沒有生活調劑，唉，怎麼還

得了！

王：（走向霖，指著畫）周同學，你知道這是誰畫的？

霖：當然是老師啊！

王：畫的是誰？

霖：（想了想）老師的女朋友！

王：你猜的可真準啊！

霖：（欣喜地）是謝老師告訴我們說老師的女朋友很漂亮！

周父：（笑著）謝老師？

霖：（純真地）哎呀，就是那個：那個年紀很大但才結婚沒幾個月的「老新郎老師」嘛！

成：（恍悟）哦，對，剛開學一見到他，就覺得跟他「一見如故」，所以他跟他的「新娘」就來我們家玩，剛好

王：（對霖）剛好就遇到你們未來的「師母」！

△四人不禁皆笑。

霖：（突然又憂愁）爸，我們該走了！

周父：（站起）哦，好吧！

成：（看著霖）是不是因為馮強要來？

霖：（吞吞吐吐地）馮強他：唉，我幾乎每次到辦公室請假都遇到他也要請假，所以他常常不是說我裝病，就是

說：老師偏心，對我比較好：

△成同情地摸摸霖的頭。

周父：（想說但又不太想說）所以，我就想乾脆帶他到老師家裡來打擾，免得馮同學又要說話了，誰知道「冤家

路窄」：

△電鈴響。

△周父及霖連忙要走，但強及馮母已一前一後莽莽撞撞地走入。

△霖低著頭。

△強卻得意地看著霖。

△周父連忙擁著霖要走出，強卻又看的發癡。

△強的眼光不小心與成的相觸，不禁畏縮了一下，但隨即又恢復得意的神采。

馮母：（瞥一眼周父的背影，然後昂然地邊走邊說）門沒關，所以我們就自己進來了！哎，方老師啊！孩子請

假還真是麻煩！人家上學期馮強在李老師那班，嚇，可好的很！每次孩子請假，老師看都還沒看清楚手上拿的是誰的請假單，名字就簽上去了，才不會這樣故意找麻煩！

△成一臉無奈，才開口要請馮母坐，馮母卻已老大不客氣地坐下，繼續滔滔不絕地說話。



馮母：還有，孩子他怎會怕你怕成那個樣子？剛剛我才說要帶他來老師你這邊的時候，他竟然怕得像什麼地說不敢來，結果還是我硬把他拖來的呢！

△強站馮母身旁，似得了靠山，一付吊兒瑯當眼中無人。

△馮母話還是不停，成、王在一旁插不了嘴，只好乾瞪眼坐著。

馮母：唉，我們家馮強怎麼會藉故請假不上課嘛！這孩子可乖的很！上學不遲到，考試不作弊，也不看漫畫！可是竟然有人說他是因為上學期跟李老師吵嘴，所以這學期才會從李老師那一班調到你這一班！哎，真是誤會啊誤會！（突然想到）哦，對！還有班費！

△強突然顯得不安。

馮母：竟然要交壹百塊！人家以前李老師才不會叫學生交那麼多哩！想想，我們一天才賺幾個錢：（思索）前一陣子我去做幫傭：後來在家裡做家庭加工，可是因為做的人太多，所以「工」常常不夠，賺不了多少錢！有幾次還是我強佔了別人已經拿到的「工」，不然根本沒「工」好做呢！所以最近我乾脆去市場租個固定的攤位，可是每天還不是早出晚歸的！唉，賺的都是辛苦錢啊！

△王看不慣馮母的表演，忍耐不住地向她吼了。

王：妳！妳那配做孩子的母親！對老師竟然這種態度！

馮母：（突然從座位上跳起來）你管我用什麼態度！反正（指成）他對學生根本就不公平，尤其對我們家馮強特別有成見！（猛然掏出請假單擺茶几上，意要成簽名）快簽吧！

△王想把請假單撕掉，成連忙制止。

成：王斌，這事我來！（拿筆在單上簽名，遞給馮母，有禮地）馮太太，顯然妳對我有很深的成見，但是為了孩子，我們需要平心靜氣地好好溝通溝通。

馮母：（粗魯地接過請假單）溝通？哈！我那有那種美國時間！我可還有要緊的事要辦！（拉著強的手轉身就要走）

△強走沒幾步，把馮母的手甩開。

強：（驕縱地）媽，我說過了我不要去！

馮母：（又強拉強的手走）為了你的前途，你一定要走！

△王氣憤地想跟過去，拳頭握得緊緊的。

△成拉住王。

王：（依然氣憤）豈有此理！

成：（勸王）別跟她計較！（拉王一起坐下）

王：（擔憂地）我看只有這麼一個學生就夠你一個頭兩個大了！

成：（體諒地）其實我國中的時候還不常常讓石老師感到頭痛！

王：可是：至少你沒有這麼一個蠻橫不講理的媽媽！

成：她反而讓我感到我更應該去幫助他們。（看一眼方父的遺照）

王：（也看方父的遺照）咳，那馮強的爸爸呢？

成：我曾經特地去查了查他的資料紀錄卡，發現他父親那一欄竟然是空白的。

王：（壓低聲音）啊？他不曾是私生子吧？

成：目前我不敢確定，因為我試著問馮強也問了他媽，但是都說得含糊糊地：（思索）我想先從馮強這頭著手去做，所以我最近要他看一本愛看的漫畫，過幾天還要他試著把心得說出來，我再藉這機會得知他的一些心態，這樣才好對他「對症下藥」：當然也希望因此拉近我們彼此的距離，取得他的信任，這麼一來，才有辦法慢慢影響他：

王：其實這我倒不很擔心，我擔心的是你家的債務不知道處理得怎樣了？

成：前一陣子我們把房子什麼可以賣的都賣了，並且還把別人家欠我們家的錢全要了回來，所以債務也就還了一些，至於還沒償還的債主也大都答應讓我以後慢慢還。但是最近有幾個：唉！尤其是這幾天有一個姓陳的，原本住台中現在搬來台北住，三天兩頭地來我們家裡要錢：

王：到底欠他多少？

成：十五萬！

王：還好不多！不過：唉！你那薪水：再如何節省也：（搖搖頭）何況（環視屋子）這房子還是向人家租的，每個月還要付個房租！

成：王斌，你不用為我擔心，我會想辦法，比如去跟個「會」救急一下。

王：（突然下決心）哎，不管了，成毅，你別再頑固了，反正這次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我幫忙一次，何況這正是我今天來看你的最主要目的。

成：（連忙搖手又搖頭）哦，不！不！不行！

王：為什麼不行？高中時代你還不對我很好？當時你的數學頂呱呱，我卻是一塌糊塗，但是幸虧你常常教我，才幫我度過好多難關。哈，你還記不記得我畢業考的時候，數學還不及格，也多虧你相助，才能夠補考過關，何況這還只是小事，那時候我媽媽生病沒錢看病，你還不是常常塞錢給我：（掏出支票簿就要開支票）

成：（突然激動地）王斌，收起來，不然我會生氣！

△王無奈地把支票簿收起來。

成：（放緩口氣）抱歉，王斌！剛才我太激動了！實在是：（不知如何說才好）王珊上班兩年也存了點錢，幾次都說要給我還債，我也是沒答應，因為：（步伐沉重地走到方父遺像前凝望著）因為覺得對爸爸的那份愧疚

再如何也彌補不了，所以公司所負的債務應該全由我一個人來承受：

王：好吧！但是你跟玉珊的事？她不一直接想出國深造嗎？

成：是啊，所以她如果跟了我，不但理想可能因此無法實現，而且還會跟著我吃苦，何況他爸媽現在也極力反對我們來往：

王：唉，這又是叫人頭痛的事！

成：所以前幾天我終於下了一個決定，寫了一封信：

王：跟她求婚？

成：（苦笑）唉！

△珊手拿一封信情緒激動地走入。

△王、成傻住了，呆呆站起。

珊：（壓抑住情緒，維持禮貌地）抱歉！王斌，打擾你們談話，因為心裡實在著急，大門又剛好沒關，所以就直接闖了進來。（忍不住了，把信在成眼前激烈地搖晃幾下，激動地）成毅，你這是什麼意思！怎麼突然寫這封信想要跟我分手！（淚水奪眶而出）是我長得醜還是：

△成無奈，欲言又止，只好頹然坐下。

△王扶珊坐下。

△珊乖順地坐下，但揉揉眼睛，又看見手中信，不禁悲從中來。

△成望了珊老半天，終於吐出話來。

成：我：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珊：（滿眼淚水地）為什麼？

成：因為：

△王在一旁不知所措。

珊：（逼問成）是不是我怕我跟你受苦，怕我不能出國：

王：（脫口而出）對！玉珊！成毅就是這種想法。

珊：（舒鬆一口氣）成毅，我是想出國多唸一點書，但是成毅：我可以為了你拋棄這些的：

成：（一臉為難地）可是：

△方母抱一大把的雨伞加工品入。

方母：（欣喜）咦，你們都在這裡呀！

△成、王、珊三人的眼光不約而同地注視著傘。

方母：（發覺了三人的眼光所意味的）哦，（看傘一眼）成毅要我別做了！可是：反正閒著也無聊，所以趁這個

時候大部份人在做晚飯比較不會搶著去拿，我也去拿了一點回來：（一笑）等沒事的時候做做也好！

△珊連忙把信藏在口袋，過去要幫方母拿傘加工品。

△方母發現珊的眼眶是紅的。

△方母沒讓珊拿傘加工品，自己把它們放牆角後，才關心她與珊談話。

方母：（看成一眼）怎麼？玉珊，成毅欺負妳？

珊：（掩飾地強笑）沒有！沒有呀！伯母，您不是要煮飯了嗎？我幫你忙！（連忙往廚房方向走去）

△方母跟在珊的後面走。

方母：你家裡會不會有事？有事的話就先回去了，免得妳爸媽又要不高興了。

△方母、珊走入廚房。

AS 珊：沒關係，聽說好像有點什麼事，但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什麼事？反正我等一下就走了！

△電話鈴響。

△珊一面看錶一面急忙地從廚房衝出來。

△成的手已放在話筒上，正要拿起。

△珊連忙把成話筒上的手壓住。

珊：（著急地）我來接！可能是我爸媽打來的！

成：（手試著要抓起話筒）那更應該我來接！不然妳會挨罵！

珊：（還是不鬆手）不！我來接！他們會罵你的！

△王一旁看著，乾著急。

王：哎呀，我來接算了！不然人家都要掛電話了！

△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抓電話筒，成、珊二人竟然就鬆了手，退一旁緊張地瞪著王看。

王：（接電話）喂，哦！找方成毅老師？請問那位找？哦，是：啊？黑猩猩？哦哦，抱歉！是「欣欣向榮」的「

欣欣」！何欣欣！好！請等一下！

△珊、王鬆了一口氣，坐沙發上休息。

成：（去接電話）哦，我是方成毅！何老師您好！哦，哦，好啊！當然歡迎呀！再見！（掛電話）

王：（問成）同事？

成：（走近沙發），坐下對！晚上她跟另一位姓李的同事要到我們家來，不過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來？（聳聳肩）

（事實上學校目前雖然在整修辦公室，把我、謝老師跟他們兩個老師分在同一小間原來是教具室的辦公室，但是另一方面上下課忙得很，一方面話也不投機，所以聊天的機會不多。（看珊一眼，突然想起地）玉珊，我送你回家好了！免得妳又被爸媽嘮叨。

△珊覺得該走，但捨不得走。

珊：（納悶地）我爸媽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要我六點以前一定要回到家？

△電話突然又響。

△珊彈簧似地從座位上跳起來。

珊：啊，一定是爸爸媽媽打來的！我該走了！（急忙往外衝）

△成去接電話。

珊：（突然轉身）成毅，你告訴他們我已經走了！啊，不！乾脆就說我沒來好了！（急步走向屋外）

成：（接電話）喂？哦，是伯母啊！玉珊她：

△珊一聽，急忙又跑回，搶了電話。

珊：（接電話）媽，妳不要怪成毅，是我自己來找他的！我：我就要回家了！（匆匆掛電話，向王、成兩人一邊揮手一邊往屋外急走）我走了！

△成、王兩人想送她，但走沒幾步，珊已不見人影。

成：（望向珊消失的方向）她回去大概又要挨罵了！（搖搖頭，自責地）唉，玉珊，對不起：（難過地低下頭）

△燈光轉暗，換場。

## 第一幕 第二場

景：同前場。

時：同前場（但已是晚飯後）。

人：方母，方成毅，王斌，陳萬金，李德名，何欣欣，馮強，馮母，葉玉珊。

△燈光轉亮。

△成、王一人一邊地扶著方母從餐廳出。

△方母微微掙扎著要回餐廳。

王：伯母，您坐著休息嘛！才吃飽飯！

成：是啊！碗筷什麼的我們來收來洗就好了！

△方母勉為其難地被扶到沙發上坐。

△成、王兩人回餐廳。

王：成毅，沒幾個碗我來洗就好了！

O.S 成：哎，怎麼行呢！

O.S 王：不行？為什麼不行？你去陪伯母呀！何況，你不還有一大堆作業沒改？

O.S 成：（無奈地）好吧！

△金從屋外氣勢汹汹走入。

金：（蠻橫地）哼，你們那大門實在破，被我不小心一撞，哈，就自動開了，（得意地）其實是倒了！壞了！哈哈：

方母：（驚訝，不敢怠慢地站起）陳萬金，陳先生，你：你吃飯了沒？我們剛吃過，不過可以再替您熱一熱。

金：（無禮地）哼，我可不是來要飯的，我是來要債的！

△成手抱一大疊作業從內屋急忙出。

△成把作業擺鋼琴上，坐下。

△方母緩緩坐下，一臉著急。

金：這屋子也沒什麼東西好搬的！（過去摸摸鋼琴，拿一本作業看著封面，一字字清楚地唸）王，成，毅，老，師！（有點黯然，但不失譏諷）我那個兒子好久不見了，如果他唸你們學校，搞不好還讓你教呢！（把作業隨手扔回）怎樣？王，老，師！當老師的怎麼可以欠人家錢不還？不怕我到學校去宣傳一番啊！（勝利在握地坐下）

方母：（緊張地）陳先生，您一定不能這麼做！

成：（無奈但有禮）陳先生，我不可能不把錢還你，只是：唉！希望你能緩一下？

金：緩？好吧！你說緩幾天？

成：我的意思是——我用我的薪水按月分期還你！

金：（覺得可笑）哈，那要還到民國幾年呀！你以為你的薪水一個月多少呀！難道你還外加補習賺外快不成？

成：這：

△王從廚房出。

王：（截斷地）好，一個星期以後你自己來這裡拿！一定給！而且是現金！

△成、方母、金三人皆驚訝地站起，看王。

成：王斌你：（無奈地嘆氣）唉！

金：（得意地）好！（看成）反正量你也不敢不還！（匆匆走下）

方母：（感激地說不出話）王斌：（眼眶不禁濕了）

成：（又愧又疚地扶母坐下）媽：（轉看王）王斌，這樣不太好吧？

王：（搖搖頭，一笑）沒關係啦！我很高興總算能幫上你一點小忙！（思索）我明天就要出國談生意，一個月後

才回來，不過我會請秘書到時候儘早把錢送過來！（了切一樁心事似地看看錶）我還有點事，該走了！（匆  
匆走下）

△成似無奈似欣慰地嘆嘆氣搖搖頭：

△方母用手拍拍成的肩膀，要他寬心：

△李、何走入。

△李臉上堆著市儈的笑，何不悲不喜地跟在後頭，但一瞥到成，卻突然變得嬌羞不安。

△成、方母連忙熱誠地請他們坐。

成：（介紹）媽，（指李）這是學校同事，李老師，教數學！（指何）這是何老師，教英文！

方母：哦，你們好！（看何）這何老師長得真漂亮！

何：（大方地對方母笑笑）謝謝！

李：（狂妄地）哈，伯母，請聽我說，我除了在學校帶最好的升學班，自己還「光明正大」地開了一家補習班，

嘿嘿，月入嘛：（得意一笑，指指何）至於她呢，是我的女朋友，家裡不但有錢，還來補習班幫我教英文，將來我們一旦結婚「夫唱婦隨」的時候，嚇，可真不得了：（又一笑）所以我啊，就一直那麼地財星高照呀！

△李愈說愈得意，何卻覺得嫌惡，欲辯又止。

△成為李感到羞慚，但只笑笑，不予置評。

方母：（覺得李的話不可思議）李老師，學校知道你在開補習班？

李：（大言不慚地）哎，不知道還不一樣！反正家長要的是學生成績好，學校要的是學校的升學率高，誰要是能把學生成績學校升學率提高，嚇，他就是家長豎起大姆指（誇張地豎起大姆指）說「讚」的好老師，學校不敢不重用的功臣！而我呢？就正好具備了這個條件，何況我開補習班，學生成績好，學校升學率也就高，學校也只是「坐收漁翁之利」！因為學費還不是家長自己高高興興地從口袋裡掏出來的！所以這正是「皆大歡喜」啊！

△成搖搖頭，表示不贊同。

△何似已聽慣李的論調，毫無反應，只是不時若有所思地偷看著成。

方母：（不喜李的論調，起身）我去給你們倒水！（往廚房方向下）

李：方老師你不要不信我的話，至少你也該看到過教務主任總是對我鞠那種標準的九十度最敬禮吧？

成：可是：黃主任！

李：哎呀，難道你想替他否認？哼，說到他呀！可是難得一見的小心眼的人！我在他面前其實也是畢恭畢敬的，因為誰要是跟他發生衝突，嚇，他往後在學校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

何：（脫口而出）是啊！方老師，你上星期怎麼敢為了美術課音樂課的事跟他當眾爭辯呢？

△成笑一笑，沒有回答。

△何覺得尷尬，連忙住嘴。

李：（收斂了些）哦，不說了！時間就是金錢，讓我們現在言歸正傳，（清清喉嚨，故作地）上上學年我帶的班級跟這學年補習班的升學率都奇高，所以這學期根本不用招生，補習班就來了超額的學生，老師當然也就相對地不夠了……

何：李老師的意思是請方老師幫忙教數學。

△方母拿三杯茶水上。

方母：（訝異地）啊？你要請成毅去補習？（把茶水擺茶几上）請用茶！（下）

成：（猛搖頭苦笑）我不可能的！

△何驚訝異地看著成。

△李覺得成不知好歹不給面子。

李：（略惱怒）我看方老師你是把教書太理想化了！而且人也太頑固了！比如明明黃主任反對，你卻還是堅持美術課教畫畫，音樂課教唱歌！（壓抑情緒）怎樣？再考慮看看吧？

成：（堅決地）不用考慮了。

△何轉為欣賞的態度對著成笑。

△李忍不住惱怒起來。

李：（手猛然往茶几一拍）你別以為你音樂課美術課那麼做，家長就會感激你！等三個星期後的模擬考，你們班的成績一差，家長就會到學校鬧得你吃不消！（不禁得意）何況，哈，你可真幸運啊，你們班的那個馮強是我把他從我們班踢出去，結果你剛好拿了個垃圾桶接個正著！（猛然站起，拉住何的手就要走）

△何忘情地把李的手一甩。

△李怒視何一眼。

△何想起自己也該走，就乖乖地被李拉著走了，但仍不時擔憂地回頭望望成。

△成一時呆坐著。

△馮母帶著強匆匆入，與李、何險些相撞。

△馮母一見是李，臉上連忙堆著奉承的笑。

馮母：李老師，我找了你好苦！去你家等了老半天，才聽說你在這裡！

李：（嫌煩地）什麼事？

△方母以為成與人發生爭紛了，著急地從內屋上。



△成連忙扶方母回內屋休息。

馮母：（卑微地）李老師，很抱歉！上學期馮強不懂禮貌，不聽老師的教導，所以才被調了班級，沒辦法再被你教到，現在雖然他還是滿幸運地被編在升學班，可是我實在為馮強感到可惜，因為李老師你的確是一流的好老師……

李：（得意地仰頭狂笑）哈哈……（大聲向內屋）方成毅，方老師，聽到了沒有？我是一流的好老師，那你呢？哈哈……（想走）

馮母：（連忙擋住李的去路，暗示強快向李道歉）快呀！快呀！向老師道歉呀！不然李老師如果還生你的氣的話，那麼即使我們肯花補習費，老師不見得就讓你進他的補習班！

強：（頑固地）不要！我才不要上什麼補習班！

△馮母慌忙地掩住強的嘴，不要他說下去。

強：（勉強地向李一鞠躬）老師：抱歉！

△馮母一臉欣喜。

△李不回禮，拉著何的手，昂然地走了。

△馮母拉著強緊跟在李後。

馮母：（哀求地）李老師，那麼補習費可不可以少算一點啊！（下）

O.S 李：（嫌煩地）喂，妳這個人囉不囉嗦啊！

△方母情緒激動地要從內屋衝出，成在後頭拉著。

成：（苦勸）媽，妳不用為我的事操心！我會自己處理的！

方母：（想掙脫地）不！我一定要去告訴他們，他們不能這樣子對待你！

△方母終於掙脫到客廳來，發現李他們已走，不禁與成頹坐沙發上。

△突然珊掩臉哭泣地衝了進來。

成：（連忙迎前去扶珊）妳怎麼啦？

方母：（著急地）玉珊，坐下來好好談！

△成扶珊坐母旁，自己則輕扶著珊的肩膀一旁站著。

方母：（擁著珊）怎麼啦？

珊：（哽咽）原來……原來剛才……我爸爸媽媽是要我回家……回家相親！（不禁又哭）

成：（驚訝地）啊？什麼？

珊：（一邊哭一邊委屈地說）回家相親！爸媽怕我不願意，所以事先不告訴我……

△成呆住了，頹坐珊旁，沉默著。

△方母只知嘆氣。

△珊的啜泣聲漸大。

成：（突然堅決地看珊）玉珊，對方條件怎麼樣？

△珊一時會意不出為何這麼問，認真地答話。

珊：聽說他家就快要移民到美國去，而且還要幫助我繼續唸書……（癡望著成）但是成毅，我不要！我要跟你……

掩臉又哭）

△方母安慰珊，為她拍拍背。

成：（起身踱步，突然又停步望珊）玉珊！

珊：（抬起盈淚的臉）啊？

成：（轉身不看珊，冷靜地）玉珊！（稍停頓）你就嫁他好了！（突然死一般地站住不動，眼望向牆上方父的遺

照）

△珊驚詫地看著成。

△方母一臉急慌，不知所措。

△成還是木頭人般地站著。

△珊原有的委屈漸轉為失望，羞辱，憤怒，終至忍不住站起，猛然向成大吼！

珊：成毅！好！我一定嫁給他！一定嫁給他！（哭著衝出去）

△方母站起來要追珊，但腳不知為何地發軟，只好頹然坐下。

方母：（打起精神地）成毅！成毅！玉珊走了哩！

△成依然沉默地站著，但是肩膀卻開始抖動，而且愈來愈厲害……

方母：（強撐起身子過去扶成，緊張地）成毅！成毅！你怎麼啦？

△成終於忍不住了，突然彎下身捧著腹，然後緩緩跪地……（剛好跪向方父遺照）

成：（似哭似喊地）爸！

方母：（連忙擁抱住成，尖銳地急叫一聲）成毅！

△幕急落。

## 第一幕

景：成毅學校辦公室。

時：第一幕後三天（第一節上課時間）。

人：方母，謝太太，何欣欣，李德名，馮母，方成毅，馮強，周子霖，謝平，葉玉珊，學生甲乙丙丁。

△幕啓時，謝太坐謝的位置上看報紙，方母手拿飯盒匆匆上。

△謝太與方母點頭招呼。

謝太：（起身笑迎方母）方伯母，您怎麼也來了？

方母：（笑）謝太太，您常來？

謝太：是啊，（拉成位置的椅子）請坐吧！（發現方母手拿飯盒）您幫方老師送飯盒來呀？

方母：（坐下，嘆氣）唉，我看成毅真的太累了！晚上不是準備教材就是批改作業看考卷，總是忙到三更半夜才

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六、七點又趕著到學校來：（搖搖頭）有時候還看他心事重重地望著他爸爸的照片或者

玉珊的畫像發呆：

謝太：（安慰地）伯母，不要太擔心他了！他是一個積極進取的青年，應該懂得照顧自己的。

方母：（仍然放心不下）可是你看！（拿起飯盒）早上連個飯盒都忘了帶！

謝太：哎呀，快把玉珊娶過門好幫忙照顧方老師啊！

方母：（不禁悲從中來）唉，妳不知道，他們前幾天才鬧翻了！而且這幾天玉珊寫信打電話甚至到家裡找他，他都故意避開了！（突然想起）噢，成毅這節有課？

謝太：（緊張地）哦，他他：（掩飾地）對，他上課去了！

方母：（放心地）哦，那麼這樣好了，麻煩妳把這飯盒交給成毅！因為家裡還有一些雨傘等著我回去趕工，所以我

我先走了！（把飯盒交給謝，起身走）

△謝太鬆一口氣，送方母到門口。

謝太：（邊說邊回謝位置）幸好伯母走了，不然讓他知道方老師被黃主任找了去，她又要窮擔心了。

△何上，邊走向自己位置邊說。

何：（關心但有點不自在）謝太太，剛才方伯母是來找方老師吧？

謝太：是啊！

何：可是方老師不在（指指樓上）教務處嗎？

謝太：（搖搖頭，喃喃地）唉，成毅：玉珊：（突然想起）何老師怎麼樣？幾時喝你跟李老師的喜酒啊？

何：（無奈地）唉，這：我跟他根本沒什麼！只是他自作多情，結果大家又似乎公認了，就好像真有點那麼回事

似地。其實：（聳聳肩）天知道！而且我現在也不在他補習班教了：

謝太：為什麼？

何：因為（有點羞怯）我看方老師對學生那麼用心，所以我也覺得應該向他學習：（突然想到）噢，妳是老大姐

，感情方面是老經驗，那天倒該向您請教請教？

謝太：謝謝妳的誇獎！不過當愛情顧問倒是我的興趣！說真的，妳好像對方老師滿有好感的！

何：（著急地）哎呀，那有！（突然擔憂地）啊，方老師在教務處不曉得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謝太從何的表情證實何確是喜歡成，不禁對何體貼地一笑。

△下課鐘響。

何：（一臉猶疑地）我去看看好了！

△何才要走，卻又突然停步。

△李上，手抱一疊講義走向自己的辦公桌。

△馮母緊跟在李後。

李：（嫌煩地看馮母一眼）我已經答應妳讓孩子先去補習了，妳還要我怎麼樣？反正要補，明天以前把這學期的補習費一萬塊一次交清，一毛也不能少！不補，（把講義重重地往辦公桌一甩）那就拉倒！（坐下）

△何，謝太太不禁往李一看。

△馮母站在李身旁。

馮母：（著急地）李老師，你就讓我慢慢給嘛！或者分期付款啊！我：我正在努力地想辦法賺多一點錢！像昨晚我就在夜市賣到十二點，前天還叫馮強請假一大早就開始幫我賣！只是因為才開始賣沒幾天，錢當然還是湊不夠：

何：（聽到馮母話，驚訝地）啊？叫孩子請假賣東西賺補習費？

馮母：其實是他自己先說不想去上學，我才想乾脆幫他請假來幫我賣！

李：（白何一眼，然後對馮母）我看馮強不用補啦！昨晚才來上第一節課，就跟幾個不三不四的朋友溜走了！再說：（故意說給何聽）前天我們補習班有個老師很不夠意思，竟然說不教了！唉！真不知道她這麼做是何居心！所以馮太太，我們學生已經太多了，不希罕妳們家馮強來補習！

馮母：（焦急地）李老師，你是不是嫌我們家馮強不聽話？啊！不會啦！以後不會啦！以前他是真的常常無故不上學，我還替他找理由袒護，但是我不會再這樣了，一定不會再這樣了！

△何聽不慣馮母的話，走到馮母的身旁。

何：（對馮母）為什麼一定要讓孩子補習？如果在學校好好專心用功就已經很夠了！

李：（不客氣地對何）哦，妳到底在替誰說話？是不是看上了人家的導師了？

△馮母搞不清楚何、李究竟在說什麼。

馮母：可是他們班美術課不上考試，音樂課也不複習功課，成績怎麼跟得上別人呢？

何：（覺得可笑）天啊！馮太太，妳都放心讓馮強請假不上課在外頭閒晃了，還擔心這個！

馮母：（搖搖頭，失望地）好吧！算了！明天再說！（往外走）

李：（看何一眼，猛拍桌子）何欣欣！少多管閒事！（氣極）真的是瞎了眼，以前竟然會去追妳！（指著何罵）

不過妳且別得意，因為事實上：我追你只不過是為了妳們家的錢！

△何氣極。

△謝太過來拉何坐謝位置，悄聲安慰她。

△李突然走起，把馮母叫回。

李：馮太太！

△馮母高興地回轉身。

△李與馮談話，但不讓何、謝太聽到。

李：（對馮）我想這樣好了！妳乾脆也不要花錢叫馮強補習了，只要想個辦法把馮強轉到我那一班不就得了！不過妳自己看著辦吧！反正如果學校方面願意讓妳們轉，我絕對沒意見！

馮母：（喜極）真的？

李：（點點頭）當然真的！

馮母：那太好了！何況方老師那種班怎麼可以待嘛！（突然想到）昨天我還發現他竟然要馮強看漫畫！

李：是啊！所以快行動吧！好讓馮強早日脫離「苦海」呀！（回座整理講義）

△馮母心滿意足地走了，走到門口恰遇見成，給成一個得意的冷笑。

△成一臉無奈走入。

何：（關心地）方老師，黃主任怎麼說？

△李嫉妒地看成、何一眼。

△成只苦笑一下，就坐回自己位置上沉思著。

謝太：（擔憂地）方老師，你人不舒服？

成：（抬頭對謝太笑笑）沒有啊，我在想事情！

△何一臉欣喜地拉謝太到一旁。

何：（略神秘）謝太太，我們到外面談談好了！

△謝太點點頭，兩人連忙下。

△成若有所思地站起，然後踱著步。

成：（喃喃自語）該問的都問了，該查的也查了，只剩下馮強他：唉！，到底是誰偷走班費了？

△李輕鄙地看成一眼。

李：（冷笑）偷？該不會是你自己拿去花了吧？

△成無奈地看李一眼，不想計較，但頹然坐下。

△馮強上，因為拿不準成為何找他，所以內心有點不安。

強：（走到成跟前，有禮地）老師找我什麼事？

李：（插嘴）什麼事？你們老師以為你偷班費。

△強顯得極為不安。

強：老師，我：

△成注意著強的表情變化。

成：昨天前天請假有沒有在家把那本漫畫看一看？

△強一聽，心情放鬆些許。

強：沒看！哦不！是看了，可是只看兩頁！

成：為什麼只看兩頁？

△李覺成將為強感到頭痛，暗暗得意。

強：因為被我媽看到了，她說老師怎麼可以叫我看看漫畫，就很生氣地把它一頁一頁撕掉。

成：（無奈地）撕掉？

強：（突覺有恃無恐地）她還說下次再這樣，她就要報告黃主任！

成：（站起身舒舒氣）你媽還是不讓你交班費？（注意強的表情）

強：班費？（驚訝地看成一眼）我媽她說交補習費都不夠了，還交什麼班費！

成：（眼睛靈光一閃）不然這樣好了！看你身上有多少零用錢就先交多少好了！

強：（忘情地脫口說出）哎，要是昨天就好了，可惜一到晚上，哈，跟幾個朋友吃吃喝喝就沒了！（突然覺得

不對）哦，其實我根本沒錢，前幾天我媽就開始不給我零用錢了，說是要存錢給我交補習費。

成：一點錢都沒有？

△強懷疑成是否另有企圖。

強：（猶疑地）這：

△李拿著杯子起身要去倒茶，瞄成一眼。

李：（對成譏笑地）哈，即使是馮強偷了班費的錢，那錢也不寫名字，你怎麼查？

△強一聽，內心的憂慮全失，連忙掏出一張五十元鈔票。

強：就只剩下這一張了！（遞給成）

成：（接過錢，湊近眼前一看，臉色不禁一變）啊？這錢？（看強一眼）

△強見成的表情有異，突感緊張。

△黃主任氣沖沖地上，向成走近。

△李倒好茶水端著走回。

△黃主任臉色連忙一調，和顏悅色地向李九十度鞠躬。

△李恭恭敬敬地回禮，然後回座。

△黃主任轉向成，怒氣又出現臉上，而且忍抑不住地指著成怒斥。

黃：哼，剛才我還忘了一句話！如果你還是堅持你的做法的話，一切後果由你自行負責！

成：（無奈但堅決地）好！我一定負責！

△黃主任受不了成的不屈服，惱羞成怒。

黃：（又指著成）你：你簡直不把我看在眼裡！自以為是！（轉身怒氣沖沖正要下）

李：（一面整理講義，一面幸災樂禍地）哎呀，黃主任，別生氣！搞不好人家方老師正在鬧感情的事，所以才心  
情不穩定不小心說錯話傷害到你了！

黃：（停步，轉向成）哼，這種人誰敢嫁他！（又轉身氣沖沖下）

△成嘆嘆氣，沉默著，內心依然篤定。

△強搞不清眼前三人究竟怎麼回事，內心只盼望能趕快離開。

強：老師，那我就先交五十塊班費好了！（稍頓）可以走了吧？

成：（把五十元鈔票交還給強）你有沒看到上面打了兩個紅圈圈？

強：（疑惑地把鈔票湊近眼前）是啊！是有兩個紅色小圈圈！怎麼樣呢？

李：（插嘴）怎麼樣？哇，糟了大概是你們方老師吃飽飯沒事幹，把班費的錢一張張全打上了圈圈做記號，結果  
你偷去了，現在卻被他認出來了！

△強突然緊張地張口結舌。

強：啊？老師！我：我沒有！

成：（淡然一笑）沒這回事！（掏出百元鈔票一張遞給強）好吧！這是一百元，給你交班費！快拿去交給周子霖  
吧！

△強惶惶不安，不敢伸手接錢，只連忙把手上的五十元往口袋裡塞。

李：（瞟強一眼）哈，馮強，你好狗運啊！以前在我班上也這麼樣過嘛！竟然有老師願意出錢替你交班費！（冷  
笑）不過我看呀！他八成是想用這麼一點錢來收買人心！

△強連忙思索著李的話意。

△成想馬上痛斥李，但強忍著，只把鈔票再度遞給強。

成：好吧！拿去吧！不過要記住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良心，不要做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

△強突然覺得感動及愧疚，遲遲伸手去接。

李：（抱起講義起身要走）馮強，我看你壞學生是當定了，班上掉了錢，人家第一個想到一定就是你偷的！（昂

然向外走去)

成：(忍抑不住地對李)李老師！

△強內心不禁又生狐疑。

△霖手抱一疊作業，與李迎面走入。

李：(輕鄙地盯著霖)喲，這不是那個爸爸堅持不讓他補習要自己來教的好學生嗎？

△霖委屈地對李笑笑。

△李得意瀟灑地走下。

△強心生嫉妒。

△霖走到成面前，眼光一直避開強，想快把事情辦完快走。

霖：(把作業擺桌上)老師，這是班上的作業，班長要我交給你！(一面把缺交名單遞給成，一面說著)只有八

十二號沒交！(說完才想起八十二號正是馮強)

△強連忙白霖一眼。

成：八十二號不就是馮：(看強，嘆口氣)周子霖，這一百塊是馮強要交的班費！(把一百元遞給霖)

霖：(伸手要接但不禁擔憂地)老師，班費不才掉了？這一百塊：

成：哦，好吧！那麼這一百塊就先放老師這邊好了，免得萬一又掉了麻煩！(塞回自己口袋)

△強因為作賊心虛，感到慌張。

強：(冒然地)搞不好是周子霖自己把班費拿去用了！

成：(訝異地)馮強，你自己？(想說出已知道是強偷的但忍住)你怎麼說這種話？

強：(脫口而出)他不要以為自己功課好就瞧不起人！

霖：(委屈地)我沒有瞧不起你啊！

強：(得寸進尺地對霖)其實周子霖，你也聰明不到那裡去！(對成)老師，那天我看到他收班費笨手笨脚的，

收了老半天還沒收好，而且都要上體育課了，就只有他還沒換體育服裝，手忙腳亂地拿著筆在座位上算來算

去！(突然覺得不該說)哦，老師，我是說反正你們：嗯：反正他不要隨便找我麻煩！

霖：我找你麻煩？

強：(逞強地)是啊！不然你剛才幹嘛又提什麼班費掉了的事？(又突覺所說的話不妥)哦，不對！我是說：(

轉向成)老師，我是說：

△成清楚強的內心想法。

成：馮強，我們誰都不要先怪誰，等回去各自自我檢討一番之後再說，尤其要多想想我剛才叮嚀你的那句話，明

天來告訴我結果！



△強惶惶地盯著成的臉看，想研究出成究竟是否已經知道真相。

成：（無奈地對強揮揮手）好吧！回去了！

△強內心仍有所狐疑，但舒鬆一口氣地往外走。

成：（指指另一疊作業，對霖）把那疊已經改好的作業拿回去發給同學，並且告訴同學有疑問的可以來問老師！

（抽出霖的作業，翻開）你這次寫的作業錯了很多……

△成在霖簿子上指指點點地說著，霖有時點頭有時發問，但觀眾聽不到他們的話。

強：（走到門邊，不禁喃喃自語）老師或許真的對我不錯！好像已經知道錢是我拿的，卻不拆穿也不逼問我要我承認，只說了一句（慢慢唸出）「每一個人都有良心，不要做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有點感動地回頭望成，但見成與霖似乎很熱絡，不禁妒火又生）哼，李老師說得對！他只是想要用那一百塊錢來收攏我的心，何況那一百塊：（學成方才的語氣及動作）「哦，好吧！那麼這一百塊就先放老師這邊好了，免得萬一又掉了麻煩！」還不又收回自己的口袋裡！（有點咬牙切齒地）哼，我才不上他的當呢！明天我也不來辦公室找他！而且我才不來上課呢！唉，被他教真倒楣！（下）

△成把霖的作業簿合起來遞給霖。

成：（對霖）這樣你懂嗎？

霖：（點頭）懂！

成：（把桌上一疊作業也遞給霖）你昨天前天請假所缺的課自己要補回來。

霖：（點點頭）我爸爸已經幫我補上了。（捧著作業轉身要走）哦，對！老師！我爸爸要我請問你班費是不是可能找回來，不然他就要拿錢來學校賠。

成：（摸摸霖的頭，安慰他）放心，老師會幫忙墊的！

霖：（愧疚地）可是……

△謝及謝太從外走入。

成：沒關係！（示意霖可以走了）

△霖欲言又止，遲疑一番之後才走。

△成坐正，然後低頭認真地改作業。

△謝走到自己辦公桌前，謝太站身旁。

謝太：方老師，看到何欣欣回辦公室來沒？

成：（驚覺地抬頭一笑）沒看到！

謝太：（喃喃自語地）奇怪，不說要先回辦公室來的嗎？怎麼不見人影了？

謝：（關心地）方老師，你該休息休息了呀！

成：唉，我：沒關係的！沒關係的！

△珊一臉愁鬱地從外走入。

△霖跟在後頭又走入，而且盯著珊看。

霖：（指著走在前頭的珊，自言自語地）她：她不是老師的女朋友嗎？（突然高興地拍手）哈，太好了！趕快回

教室叫同學來看！（下）

△謝、謝太、成驚訝地看著珊走近。

成：（慌張地要站起，卻站不起）玉珊！

珊：（激動但沉重地責問）成毅，你這幾天為什麼要躲著我不理我？

成：我：

珊：難道我真的那麼不好？（不忍說出）是不是：是不是你嫌我家沒錢？

成：（不敢相信地）玉珊，妳怎麼會這麼想呢？

△謝及謝太楞在一旁。

△成好不容易終於站起來，要扶珊坐下。

珊：（把成伸來的手猛力甩掉，激烈地）你說是不是？是不是？還是嫌我不夠好看：（哽咽說不出話來）

△成一聽，頹坐回椅子上。

△謝太連忙拉珊到一旁勸著。

△謝安慰著成。

△門邊出現霖及同學甲乙丙丁。

△何拿一小盒萬金油與霖等相遇。

何：（疑惑地問霖）你們這麼一大群人在這裡做什麼？

霖：（欣喜地）我們來看我們老師的女朋友啊！

何：你們老師的女朋友？（喃喃自語地）剛才謝太太不跟我說方老師跟他女朋友鬧翻了嗎？怎麼：（對霖等）哎

呀，不可能！你們快回教室去！（一臉自信地走入）

△霖等掃興地退下。

△何沒注意到一旁的謝太及珊，只看到成及謝。

何：（熱情但有點嬌羞地）方老師，這是我去保健室拿的萬金油！（遞給成）

成：萬金油？（疑惑，沒伸出手去接）

何：是啊！因為我剛剛看你好像人不太舒服的樣子！所以：（突發奇想）哎呀，乾脆我幫你擦好了！（連忙打開

，沾了一手指就要往成額頭上擦）

△珊及謝太驚楞地看向何。

謝：（著急地瞄珊一眼，看向何）何老師！

成：（用手擋住額頭拒絕）真的不用！謝謝！

謝太：（焦急地）何老師！何，欣，欣！

△何停手，疑惑地看著眾人。

珊：（思索）何欣欣？不是那天打電話到成毅家的那個？（突然氣憤地向外衝出去）

△何、謝及謝太楞在一旁。

成：（連忙追珊）玉珊！玉珊！

△霖等嘖嘖喳喳地又走入。

霖：（邊走邊興奮地說）我沒騙你們！真的是老師的女朋友！

△霖等看到珊及成，突然停步，驚訝地看著。

珊：（才跑了幾步，就被成一把拉住，但她猛力一掙脫，一個轉身，重重給成一巴掌）不要管我！

△在場的眾人驚瞪雙眼，不知所措。

成：（愕然，連忙撫住被摑的臉頰）玉珊妳：

珊：（氣極）你：（有點咬牙切齒地）你不用管我！反正我們家窮，（看何一眼）不像有的人不但長得漂亮，而

且家裡有錢，可以幫你還債：

成：（急切地）玉珊，妳怎麼這麼說？

珊：（嘲弄地）說？不喜歡我你為什麼不早說？（苦笑一下，自言自語似地對成）那時候人家打電話給你說要到

你家，我早就應該明瞭了，可是我卻：（黯然）

成：（苦口婆心地）玉珊，這是天大的誤會！

珊：（發瘋了似地）什麼誤會？哼！（轉身就往外跑）

△成追珊，伸出手想拉住她，但才跑沒幾步，已不見珊，他停下，頹喪地撫著臉頰呆站著。

△霖等簇擁向成。

霖等：（七嘴八舌地）老師痛不痛？她為什麼打你？是不是你欺負她？還是：（特別清楚地）還是老師你真的欠

人家錢不還？

△成一臉驚訝。

謝：（急切地）你們剛才說什麼？說什麼？

學生甲：（遲遲地）我們說：（脫口而出）老師欠人家好多錢不還！

△謝、謝太及成都驚瞪著雙眼，不敢相信他的話。

謝太：（著急地大聲問）是誰告訴你們的？！

△幕急落。

## 第二幕 第一場

景：同第二幕（成毅學校辦公室）

時：第二幕後三天（第一節上課時間）。

人：馮母，家長甲乙丙丁，謝太太，方成毅，黃主任，周父，何欣欣，李德名。

△幕啓時，辦公室空無一人。

△馮母帶著家長甲乙丙丁（全是媽媽）氣勢汹汹地入。

馮母：（疑惑地）咦，奇怪，怎麼都沒人？（得意地）哈，大概是知道我今天要帶家長來找方老師理論，所以全跑光了！

家長甲：（無主見地）那麼怎麼辦？

家長乙：是啊，怎麼辦？

馮母：（自信地）沒關係，我們現在就直接去教務處找主任，（驕傲地）反正李老師說只要學校答應，他絕對願意讓我們的孩子轉到他班上去。

衆家長：（盲從地）好啊！好啊！

△衆家長作勢要走，卻又被馮母連忙止住。

馮母：哦，對了！為了我們孩子的前途，能夠有好成績上好的學校，我們一定要把他們轉到李老師那一班：（矯情地）所以妳們一定要按照我事先交待妳們的話說。

家長丙：是啊！方老師他簡直是以身作「賊」，誤人子弟！

馮母：（陰險地）好吧！那麼我們就快走吧！

衆家長：（七嘴八舌地）好啊！好啊！

△衆家長浩浩蕩蕩地下。

O.S 家長甲：（憧憬地）哎，要是能夠轉成，我就不用在為孩子的升學那麼操心了！（聲音漸小）

O.S 家長乙：說得有道理，我們：（聲音漸小終至無）

△謝及謝太上，邊走邊說。

謝太：（看成的座位一眼）咦，方老師不在嘛！

謝：大概上課去了！

謝太：（怨嘆地）唉，何老師昨天哭著告訴我她感到很愧疚，害方老師當著學生的面挨了玉珊一巴掌，她還問我

她該不該去向玉珊作解釋？

謝：玉珊：（搖搖頭）聽說她這回真的要跟別人結婚了！

謝太：唉！看方老師這幾天整個人好像就瘦了一大圈：

謝：玉珊被爸媽逼著，大概也非結不可了，可是方老師：（嘆氣）感情的事，家裡債務，學校學生的事真的會把他累壞了！

謝太：（突然想到）喂，何老師曾經表示過，要我幫忙撮合她跟方老師呢！（憧憬地）如果何老師嫁給方老師的話，搞不好還可以幫忙方老師解決債務上的困擾呢！（黯然地）只是：

謝：我看：（搖搖頭）方老師對玉珊的情感沒那麼容易就忘得了的！

△下課鐘響。

謝太：其實：我已經試過好幾次了，想見見玉珊向她作個解釋，但是電話都是他父母接的，根本無法跟她聯絡上。可憐！玉珊近來的行動還受著父母的管制：

謝：（思索著）我們該怎麼幫忙他們呢？借錢給方老師，他又不肯要，那學校的事：唉，我怎麼好像都束手無策？

△成手拿課本若有所思地走入。

△謝及謝太的話突然停止。

O.S 衆家長在門外喧雜聲：好嘛！好嘛！找方老師就找方老師嘛！可是他人呢？

△黃帶馮母及衆家長毛毛躁躁上。

黃：（連忙指著成，對家長）方老師就在那兒！

△衆家長情急地圍住成。

△成一臉疑惑。

黃：（幸災樂禍地）我們後生可畏的方老師，現在家長終於來表示他們對你的不滿，你不是說這一切後果要自行負責嗎？好吧！（加重語氣地）現在你自己處理吧！（轉身昂然走出）

△謝及謝太關切地走近成。

△衆家長迫不及待地要發言，但只張張嘴卻不敢說出來。

△氣氛暫時凝凍著。

馮母：（不甘心，先打破寂靜）我們全都是要來替孩子轉班的，（語氣放緩但加強）轉到李老師那一班！

成：（訝異地）轉？轉班？

謝：（不敢相信地）轉到李老師那一班？

謝太：為什麼？

馮母：（覺得多此一問）為什麼？（向方老師啾啾嘴）問他自己啊！

△衆家長突然覺得有恃無恐了。

家長甲：（理直氣壯地）是啊！方老師根本都不會為學生著想！聯考一天天靠近了，讀書時間都不夠了，還上什麼美術唱什麼歌！

家長丙：說的也是！孩子以前不會這樣，現在唉！洗澡的時候唱歌，吃完飯後唱歌，做功課累了也唱歌，唉，吵死人了！

家長丁：還說呢！我們家客廳掛了一幅別人送的畫，沒有誰有閒情去看它一眼，可是那孩子現在做做功課就跑去

看看，有時都看呆了，唉，十足像個呆子！

△成驚瞪著雙眼，聽著一句句叫人不敢相信的話。

謝：（排解）各位，我們有話慢慢說嘛！

△馮母一聽，反而變得更囂張。

馮母：（無禮地）還沒說的話還多得很呢！怎麼慢慢說？（向其他家長瞄瞄眼，暗示他們快繼續說下去）

家長乙：老師，聽說你還故意倒別人的債！

馮母：（故意加油添醋）是啊！而且真不知那些錢花那兒去了？賭博吧？

家長甲：（武斷地）不然就是喝酒玩樂去了！

馮母：最後呢，把錢花得光光了，就只好收孩子的錢，名義上是當班費！

家長丁：事實上是放在自己的荷包裡！

家長丙：而且這麼一來，當然只好騙孩子們說班費掉了！

家長甲：（故作地）唉，也不替我們想一想，我們都是辛苦人家，賺錢不容易啊！

△謝太搖搖頭，不忍再聽下去。

△成內心激盪著，但忍抑著急要反辯的話，靜聽著。

△謝感到忍無可忍。

謝：（似喊地）你們說這種話還有沒有良心啊！

△馮母及家長一時呆住了，有退縮之意。

△成對謝搖搖頭，意要他別為他擔心。

△馮母又想想，覺得不甘就此罷休。

馮母：（逞強地）還有更沒良心的人哩！

謝太：更沒良心的人？

馮母：是啊，有人竟然欺負良家婦女！

成：（疑惑地）欺負良家婦女？

家長甲：（搶著說）是啊，還害人家跑來學校哭哭啼啼地找他算帳！

家長丁：結果重重地賞他一巴掌！

謝太：（恍悟，但覺激憤地）啊？妳們是說……（看成一眼）方老師他跟玉珊的事？

△成的心在撕痛，似要崩潰，但強撐著……

謝太：（忍著氣）馮太太，事情要查個清楚再說呀！

成：（困難地）謝老師：謝大嫂：謝謝你們……（說不下去眼眶有點濕）我自己來處理就……就好了！

△眾家長惟恐自己闖禍了地盯著成，靜下。

△成屏屏氣，看向家長們，要開口談話，卻突然又悲從中來，只好暫時背對著眾人。

△眾家長議論紛紛想溜之大吉。

△馮母氣勢一時弱下。

△謝去扶成。

△成示意謝他沒事，連忙把身子轉向眾人。

△馮母及家長們突覺「中途而廢」太叫人心不甘了，於是全留下沒走。

成：（鎮定但沉重地）各位，請先聽我說好嗎？我的確是欠人家不少的錢，但是我不是故意賴著不還，實在是不得已的！因為……是我爸爸公司不小心倒閉了，我這當兒子的當然就負起清還債務的責任了……

△馮母想插嘴，被成以手勢制止。

成：何況我爸爸的變故太快了，叫我們措手不及，甚至他自己……（不禁悲痛）也因為這件事而離開了……世間……

△眾家長感染了成的低沉氣氛。

成：妳們想想，如果你們當父母的不小心事業失敗公司倒閉，使得孩子必須面對一大筆的債務的時候，你們會不會為他感到痛惜？

△眾家長覺得成的話有理。

△馮母卻還是不服輸。

馮母：（頑固地）我們才不會那麼倒楣！什麼倒閉不倒閉？失敗不失敗？而且我看你十足是個「吹牛大王」，把

我們吹的都以為你的話是真的呢！

△眾家長一聽馮母的話，又對成擺出敵對態度。

△上課鐘響。

△謝太為謝從辦公桌上拿課本，遞給謝。

謝：（接課本，痛心）天啊，你別再這麼得寸進尺了！（搖搖頭，對成）好自為之！我上課去了！（下）  
馮母：（不妥協）不然班費費掉了，你為什麼不去查查看到底是誰偷的？哼，所以我看：除非是你自己拿去了，不然誰拿？

成：天啊！那班費才多少錢！四五千塊而已！

馮母：啊？四五千塊才而已？何況如果剛好那個人是個貪小利的人，再少的錢他也拿去的！

△成無奈地考慮著是否該說出班費事實上是強偷的。

△周父匆忙上。

周父：（疑惑地打量著每個人）咦，這是怎麼回事？

馮母：（不敬地）哦，你大概是那個把班費費掉了的周子霖的爸爸？

周父：（有禮地）對！我正要拿錢來賠的！

馮母：賠？哈，搞不好是周子霖自己偷去的，只好由你來賠？

周父：妳怎麼這麼說？

馮母：不然要怎麼說？說你們常往老師家裡跑去巴結老師，所以老師對你家周子霖特別偏心，一旦真的偷了錢，也會為了顧他面子，故意瞞著大家不公開出來！

△成覺心痛，但他知道這時說出真相不一定有效，而且他也不願說。

謝太：（不平地）馮太太，妳的意思到底是誰偷的？怎麼等一下說是方老師，等一下又變成周子霖？

△馮母一時不知如何答辯。

成：（搖搖頭，對周父）周先生，我不已經跟周子霖說過掉的班費我會墊的？

馮母：（插嘴）現在才說這個有什麼用？

周父：（著急地對成）方老師怎麼可以由你來墊呢？應該由我來賠才對！

馮母：（武斷地）啊，你們少在我們面前演戲了！

家長甲：（附和地）是啊，我們又不是傻子！

周父：（氣憤地）妳們到底怎麼啦？（指著成，對家長們）這麼一個愛護學生的好老師，妳們竟然如此待他！

家長乙：（不信任地）愛護學生？

周父：（嚴正地）是啊，比如他為了讓孩子在強大的考試壓力下，能偶而鬆弛一下身心，所以還教孩子畫畫唱歌

。

家長丁：（覺得可笑）可是你不覺得他這樣做只是在浪費學生寶貴的時間？

周父：怎麼會呢？難道妳們不曾因為每天待在家裡重覆地做一樣的家事，而感到生活單調心情煩悶嗎？所以同樣道理，如果孩子讀書之餘也有點休閒的話，讀書效率可能反而更好！



△家長丁覺得欲辯無言。

馮母：（不屈服）那倒不一定！反正第一次模擬考就快到了，等考試過後，成績一出來，看他如何對我們交待？

周父：好，那我們就等著模擬考以後再說囉？

家長丁：（逞強地）未嘗不可！

謝太：（舒鬆一口氣）那麼妳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衆家長雖然心仍有所不甘，但點點頭準備走了。

馮母：（突然想起，對家長們）喂，還有，還有什麼打耳光的事！

家長甲：（脫口而出）哦，對！你怎麼可以欺騙人家純潔女孩子的感情？

△何恰走入，聽到家長甲的話了，但一臉疑惑。

△謝太連忙拉何到一旁悄聲告知實情後，何馬上面對衆家長為成澄清誤會。

何：（鄭重地）各位，妳們誤會方老師了，那天那個女孩子是方老師的女朋友，是因為我：我的錯，才引起他們

發生誤解，傷了和氣：（看成一眼，似在求成原諒）

△衆家長半信半疑地看看成看看何。

家長甲：（突然覺得無聊）馮太太，我們走了算了！

家長乙：是啊！

馮母：（頑強地）要走妳們先走！我不走！

△衆家長嘖嘖喳喳先下。

△何、謝太、成、周父突感輕鬆。

△馮母走沒幾步，卻覺心不甘地又回轉身子。

成：（突然想起，關切地問馮母）馮太太，請問馮強今天昨天大前天為什麼都沒來上課？我打了好多通電話到貴

府去，也沒人接？

馮母：（著急地）啊？他沒來上學？（不領情地）哦，可真謝謝你的關心呀！（突然放心地）不過沒關係，我這

幾天是為了轉班的事，到處奔波找家長忙得很！哎，反正還不都是為了他好！（一臉驕傲地向外走）

△李抱一疊講義心浮氣躁地上。

△馮母不敢怠慢地對李一笑。

李：（一臉不耐煩地）喂，馮太太，你們家那個馮強真是惡性難改！聽說他昨晚偷了人家十萬塊，現在被警察捉

到訓導處來了！（自顧自地走回座）

△衆人驚楞住了。

馮母：（連忙望向李急問）真的？

李：（嫌煩地瞪馮母一眼）我怎麼知道！我那有那麼多時間管你真的還是假的！（把手上的講義猛然往桌子上一放，響出清脆的一聲「ㄉㄚ」）  
△燈光突然暗，換場。

## 第二幕 第一場

景：同前場。

時：接前場（第三節上課時間）。

人：方成毅，馮母，馮強，方母，周子霖，陳萬金。

△燈光轉亮。

△成沉重地走入。

△馮母緊跟在成後。

△強則懶懶地跟在馮母後。

馮母：（對成，傲慢地）方老師，我看一定是誤會，馮強怎麼可能去偷錢嘛！

成：（無奈地回頭）馮太太，現在這個時候了，妳還說這種話？何況孩子自己都承認了！

馮母：（不禁惶恐）可是：（欲哭）十萬塊呢！我們那有錢好賠呢？（突然氣極）馮強！（一轉頭就給強一巴掌）又是你惹的好事！昨晚跟那些小流氓在外頭鬼混沒回家，也不打個電話給我，我為了你轉班的事，整整忙了一天，回到家都十一二點了，還以為你已經睡了，誰知道還在外頭，而且不但順手牽羊拿走了人家十萬塊，還只一個晚上就被人連哄帶騙地花得精光！第二天又被人家失主認出來報了警！（大吼地）哼，你敢偷就要敢不承認！現在承認了你自己去賠錢！

△強聾啞了般地默無反應。

成：（嚴正地）馮太太，怎麼這樣教孩子呢？人不是聖賢，都可能犯錯，但是一旦犯錯了，如果能夠認錯而且勇於改過的話，那也是值得讚許的事！

△強投給成似感激似疑慮的一眼。

馮母：（顯得無助及歇斯底里）反正：我早就習慣這麼對他說話了！唉，怎麼辦？十萬塊！那人現在跟警察還等在訓導處，如果我們不把錢賠出來，他就要依法究辦，馮強就可能被送到什麼：什麼少年法庭去了！（突然想到）方老師，你剛剛在訓導處說要幫我們賠錢，是真的？

成：（毫不猶疑地）我不已經打電話給我媽要她把錢送來了嗎？

馮母：（擔憂地）可是我們：沒辦法很快地就還你呢！

成：（無奈中帶希望）沒關係！不用還也沒關係！只要妳好好管教馮強，馮強好好守本分，我就很高興了！

馮母：（不知該疑慮或相信）真的？

成：（看看錶）哦，我媽就快來了！

馮母：（還是不太敢相信地）你不是欠人家錢還沒還清嗎？那來的錢？

成：是一個要好的高中同學昨天叫人送來借我還債的，不過無所謂，我會再另外想辦法的。

馮母：（盯著成看，半信半疑地）方老師：

△方母緊抱著用牛皮紙包著的錢神色匆匆地入。

△馮母覺得方母很面熟，但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見過。

方母：（把錢遞給成）成毅！錢在這裡！（連忙又收回）可是：成毅，這些錢如果用掉了，那麼明天要還陳先生

的錢就不夠了！（突然想起，回頭急找）咦，陳先生人呢？怎麼不見了？

成：（著急地）媽，他怎麼啦？是不是今天又來我們家要錢了？

方母：唉，說好是明天才給，但是他擔心我們到時候拿不出錢來，所以就先跑到我們家看看，誰知道那時候我剛

好在接你的電話，接完電話我就告訴他實情，他竟然不相信，還怪我們既然有錢為什麼不先還他？所以我一

出門他就跟來了，可是：（四處張望地找找）

△成也四處張望找錢的踪影。

△馮母突然認出方母了，脫口就想說出，但猶疑地壓抑著。

方母：（對成）大概是我在路上遇見了玉珊的媽媽就攔了一下，所以他就跟不見了！

成：（內心突感扯痛）玉珊她媽媽？

方母：（不忍心說）她問我有沒有看到玉珊？因為玉珊好像離家出走了，而且她媽還跟我說，她很後悔強迫玉珊

一定要嫁：（說不下去了）

成：（驚訝）啊？玉珊她離：（勉強鎮定地）媽，還是把錢先拿給馮太太好了！（指指馮母）

方母：（無奈地）好吧！（把錢遞給馮母）

馮母：（並沒伸手接，只忍耐不住地趨前握住方母的手，脫口就問）妳先生是不是在做貿易？

方母：（訝異不解地）是啊，不過：（黯然）他已經去世了！

馮母：（喃喃自語地）哦，難怪！（再急問方母）那妳也在做雨傘加工囉？

方母：（依然疑惑）是啊！

馮母：（突然羞慚地）哦，實在對妳很：很抱歉！妳大概不記得了，前一陣子我也在做雨傘加工，有一次我嫌我

拿的工不夠多，所以就搶了妳的：唉，現在你們的處境這麼困難，我跟我們家馮強竟然還：（搖搖頭，說不

下去）

方母：（笑一笑）馮太太，都是過去的事就忘掉它吧！反正妳不再提起我都忘了！（把錢遞給馮母）還是把錢先

拿去解決眼前的事吧！

馮母：（感動萬分，但不敢伸手去接）這……（壯壯膽又說）方太太，妳還記不記得我曾經去當你們的女傭，結果不小心把冷氣機電視機全弄壞了，你一句話也沒說我，反倒是我自己猛發牢騷，只做了一天就氣沖沖地走了。

馮母：（恍悟）哦，妳就是那個阿巴桑……（搖搖頭，嘆氣）那時候……我先生還在……（不禁心痛）

△成聽了不禁覺得黯然。

△霖急急忙忙跑入。

霖：（略喘）老師，聽說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因為班費的事來找你麻煩？（愧疚地）唉，都是我惹來的，害老師……

△成伸手要去安慰霖，強卻突然衝過去拉住了成的手。

強：（慚愧地）老師，原諒我，班費是我偷的！

△霖、馮母及方母皆感訝異。

△成先是訝異，但隨即笑一笑。

成：（安慰強）沒關係！沒關係！認錯就好！認錯就好！（故意催促方母，以轉開話題）媽，我們還是趕快把這些錢拿到訓導處給——

馮：（更覺感動及慚愧，不禁衝口而出）方老師，謝謝你！

△金一臉急躁上。

金：（一邊走一邊魯莽地喊）方太太！方太太！妳那些錢——（突然死盯著馮母及強發楞）

△馮母及強也一臉不敢相信地驚瞪著金。

△成及方母感到莫名其妙。

金：（指著馮母及強）你們！

馮母：（轉為憤怒）我們怎樣？

△強欲言又止。

金：（驚訝地）你們：原來是馮強偷了人家十萬塊！

馮母：（惱羞地）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都離婚了還管我們這麼多！我可都沒問你那個小老婆的事！

金：（慚愧地）哎呀，都幾百年前的事了，還提？（關心地）妳：妳這些年都住台北？

△馮母想起舊事，不禁滿腹怨恨，沉默不語。

金：（寬和地）其實：早聽說妳住台北，所以這回我搬上來，就打算等一切安頓好之後，就去找你們……

△強既興奮又著急地看看馮母看看金。

馮母：（譏諷地）怎麼？錢全被那女人給拐跑了？所以——

金：（詫異地）燕霞妳：

馮母：（無情地步步逼人）沒錢喝酒了？又一屁股賭債？脾氣還是不好愛打人？

金：（壓抑住情緒）燕霞妳：你不要一直這麼頑固好不好？這麼多年來，妳連孩子都不讓我碰一下！現在：現在妳就原諒我一次嘛！

馮母：（苦笑）原諒？哈哈：

金：（氣極）馮、燕、霞！妳還笑？（絕情地）好，妳聽著！妳剛剛全說對了！我現在還愛喝愛賭，而且欠人家一屁股債，所以才一天到晚往方老師家去要債，甚至因為擔心方老師不還錢，所以故意把他欠債的事託人告訴他的學生們：（看強一眼，不忍說下去，但實在惱火）反正，我們現在誰也沒權利去管誰，妳是妳！我是我！（對成）方老師，你要幫她還錢是你們家的事，你欠我的三天後我會到你家拿！（轉身就走）

強：（急忙奔向金，大聲地）爸！你不要離開我！

△幕急落。

#### 第四幕 第一場

景：成毅賃居的新家的客廳。

時：第三幕後三個星期（下午四點左右）。

人：方母，謝太，何欣欣，葉玉珊。

△幕啓時，方母戴老花眼鏡聚精會神地做雨傘加工。

△謝太及何兩人邊談天邊走入，但方母未察覺。

謝太：伯母，星期天該休息啦！不要做太累了！

方母：（驚覺地抬頭，微笑）是你們啊！（連忙放下工作，起身相迎）唉，其實也沒什麼，只是想成毅標了一個會還了陳先生十五萬，往後每個月也就有不少的會錢要給人家，所以反正沒事嘛就做做！

謝太：哎，可是方老師如果看妳這樣又要為妳擔心了！

何：是啊，所以今天方老師帶學生去水庫玩，只剩伯母妳一個人待在家裡，我們也覺得不放心，就過來看看妳！

方母：（欣慰地）謝謝妳們！請坐啊！

△三人坐定。

謝太：（關心地）今天方老師很早就出門了吧？

方母：（又怨又喜地）他啊！一大早就起床，而且叮叮咚咚打了不知道多少通電話！

何：打電話？

方母：（欣慰地）叫學生起床啊！

何：（感動地）唉，虧他還想得出一招！

謝太：（欣賞地）方老師實在是有心人啊！對孩子真是費心！而且這回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模擬考成績果

真不錯，甚至還贏過李老師那班呢！

何：是啊，那些家長不但無話可說，而且還要求老師今天帶孩子們去散散心！

△方母開心地笑。

謝太：連那個馮強啊，哈，都變得不遲到，不曠課，按時交作業，甚至還一付彬彬有禮的樣子！

何：不過，就是有一點怪！

謝太：是嗎？

何：是啊！有時候看他好像有什麼心事，若有所思的！

謝太：（思索）嗯，會不會是因為他爸媽感情不和，所以：

何：也可能哦！可是方老師不正嘗試著幫忙他們嗎？

謝太：哎，清官難斷家務事呀！

△何及謝太不禁都長嘆一口氣。

△方母突然看看錶，有點掛慮，走到門邊望望。

方母：他們今天出門到現在都快一天了，不知道玩得怎麼樣？（稍停頓）好像也應該回來了！

△何瞥見珊的畫像，起身踱到畫前。

△謝太也走到何身邊。

謝太：（遲疑地）何老師，我一直覺得對妳很抱歉：

△何疑惑地望著謝太。

謝太：因為沒幫得上妳跟方老師的事。

何：（會意了，淡然一笑）哦，沒關係的，至少：多認識了這麼一個難得的人已經是我的榮幸了！何況：反倒是

我一直對玉珊感到很抱歉！唉，真不知道她現在過得怎樣？

△方母向何、謝太走來。

方母：（感慨地）哎，妳們怎麼跟成毅一樣老愛站在那幅畫前發呆？唉，玉珊她：（黯然）

何：（急切地）玉珊，玉珊她怎麼啦？

方母：她爸爸還是要她嫁那個要移民美國的人，雖然她媽已經不再堅持，甚至反過來還勸她爸爸，但是：

△珊興沖沖地走入，但有點猶疑。

方母：（驚喜地）玉珊妳：

謝太：（脫口而出）妳怎麼來了？

何：（連忙過去拉珊坐）玉珊！（迫不及待地）很抱歉：（但不知該如何說）

珊：（善解人意地）我知道妳要說什麼！（搖搖頭）不怪妳！是我自己不好！跟成毅的感情也不是一年兩年了，竟然還這麼不相信他！（瞥見自己的畫像，欣喜的過去）唉，這幅畫還一直都擺這邊嗎？

方母：是啊！

珊：（滿臉笑容地盯著畫看，然後轉身對方母）伯母，我媽：（不禁幸福洋溢地）我爸都：答應我跟成毅結婚了！

方母：（狂喜地）啊？真的？

謝太：（欣慰地）太好了！

△何不知該喜該憂，說不出話。

珊：（臉上閃著光彩）我爸爸媽媽看我對成毅那麼：（羞於說出）所以終於答應我們！

方母：（欣慰地）既然妳不嫌棄我們家成毅，我們那有什麼話說？唉！起先你們在鬧分手我都還不知道呢！反正，現在就把這件事交給我，我會勸成毅的！

珊：（驚喜地張望）唉，他人呢？

方母：哦，他今天帶學生出去玩！（沉浸在美好的想像裡）如果他回來知道了這消息，不是：（一臉欣慰極喜的笑）

謝太：（寬慰地對珊）是啊，方老師就快回來了！

何：（有點不自在，但覺高興）是啊！快回來了！

△電話鈴響。

珊：會是成毅打的嗎？（連忙去接）

△方母、謝太、何一旁笑著珊。

珊：（幸福地）喂？對！沒錯！（驚訝地）啊？什麼？你說什麼：（突然昏了過去）

△謝太、何一臉驚訝，連忙去扶珊。

方母：（不勝惶恐，尖叫了一聲）玉珊！

△燈光突然暗，換場。

#### 第四幕 第二場

景：同前場。

時：接前場（晚上八點左右）

人：方母，葉玉珊，謝太太，何欣欣，馮強，馮母，周父，周子霖，陳萬金，學生甲乙丙丁，家長甲乙丙丁，黃

主任，李德名，謝平，方成毅，王斌。

△燈光轉亮。

△方母、珊虛弱地平躺在沙發上，並且在謝太、何的安慰下已不再痛哭，只剩斷斷續續的抽泣聲。

△謝太走到大門邊向外望，何也過去。

謝太：（著急地）奇怪，怎麼沒來電話也不見人影？

何：是啊，謝老師他不要隨時用電話跟我們聯繫嗎？何況王斌傍晚剛好搭機回國來了，一知道方老師的事，也連忙趕了過去，可是怎麼都沒消息的？

謝太：（緊張地）會不會找到方老師的？（困難地說出）屍體了，所以他不忍心打電話回來：（欲哭）

何：（不禁淚水奪眶）方：他應該還活著！（自己說服自己）他的屍體還沒找到，所以一定還活著！還活著！

△方母的哭聲漸大。

△珊硬撐起身子，拍拍方母的肩膀，安慰她，誰知道兩人卻猛然相擁痛哭起來。

△謝太、何走過來看了，不禁淚下。

△馮母帶強走入，馮母憂心忡忡，強一臉蒼白及茫然。

△謝太、何點頭招呼他們。

△馮母沉默地望著方母、珊，不知該如何安慰。

△強突然掩臉哭了出來。

強：（自責地）是我害死老師的！是我！

何：（安慰強）馮強：（過去擁住強，但哽咽說不出話來）

強：老師是因為要救我，所以才跳到水裡去，然後不小心被水：（哭）沖走了！

△霖及周父匆匆走入。

霖：（極難過地，但大聲）不，馮強，全是我的錯！因為：

△周父撫撫霖的頭安慰他。

霖：因為你是為了救我才跳下水裡去的：

△珊、方母哭聲停止，看看霖及強，意要他們不要自責。

霖：（繼續愧疚地說）要是我小心一點不要掉到水裡去，馮強也就不用那麼勇敢地跳下去救我，老師：（突然情緒激動地）老師當然就不用：不會：

△珊不禁又猛然哭了幾聲，但隨即又壓抑下來。

△周父趨前安慰珊，然後轉向馮母、強。



周父：（感動地）馮強，謝謝你！（用含謝意的眼神看馮母一眼）

△強一臉承擔不起地對周父猛搖頭。

△馮母連忙表露慚愧的臉色。

馮母：（對周父）周先生，原諒我們曾經對你們（看霖一眼）不禮貌……

周父：（寬和一笑）那兒的話？

△霖不禁仰看周父，而且笑了。

馮母：（突然憂慮地）唉，可是這下子方老師……走了……馮強……誰來帶領他？（看強一眼，又看方母一眼）還有伯

母她一個人……（不忍說下去）

謝太：（強作堅強狀地安慰）哎，我們不要過於擔憂呀！方老師搞不好早已經被誰救起來了呢！

何：（喃喃地）但願如此……

△金拿著一疊用紙包著的錢沉重又遲疑地走入。

△強先看到金。

強：（提高音量）爸！

△突然衆人把眼光投向金。

△馮母感到不自在。

△金走近強想摸摸他，卻突然有所顧忌地望一眼馮母，然後作罷。

△仰看著金的強突感失望。

△金轉向方母，羞愧地把錢塞給方母。

△方母望著那包錢，一臉疑惑。

金：（不敢正視方母）這十五萬元還妳！方老師為了還我這些錢……

△方母不禁又悲從中來地哭著。

△珊瑚眼眶也又濕紅。

金：伯母，您就拿去吧！就當作是我替馮強還的錢！上回他惹了禍，方老師還不帮他賠了錢？

△強又是驚喜又是無奈。

△馮母內心有所感動，但矛盾著該鼓勵金還錢還是責難。

方母：（哽咽地）不用還了，反正成毅他人人都已經……

金：（突然激動地跪地哀求）方太太，求妳！求妳收下來！不然我會永遠良心不安的！

△方母猛擦眼淚。

△馮母、強不禁也淚下。

金：（繼續哀求地）真的，方太太請妳：（猛然站起，把錢往方母身上一塞，轉身就向外跑）  
強：（突然衝向金）爸！

△馮母也想跟進，但強抑制住。

△金把強激動地擁在懷裡，但隨即不安地抬眼看向馮母。

△馮母一時不知所措。

金：（遲疑地對馮母）燕霞！

△馮母連忙掩臉轉身背向金。

金：（哀求地）燕霞，請妳：原諒我！

△馮母不禁放聲大哭。

△金搖頭頹喪地向外走。

強：（驚慌地）爸！你不要走！

△馮母連忙回轉身看向金。

馮母：（脫口而出）萬金！（似喜似無奈，遲疑地對金）唉！孩子都這麼大了，還怨什麼恨什麼呢！？

金：（驚喜地衝口而出）燕霞！

△強破涕為笑。

△霖去拉強的手，為他高興。

△旁人也同時舒鬆一口氣。

△眾家長及學生喧喧嚷嚷地入。

馮母：（連忙擦乾眼淚，客氣地對眾家長）唉，妳們也來了！？

家長甲：（沒好氣地對馮母）哦，我們就不能來呀！

家長乙：（責難地）是啊，難道還要經由妳胡說八道的煽動，然後才能跟著妳後頭一起來？

馮母：（頹喪地）為了上回轉班的事，妳們還是不原諒我：

家長甲：（連忙轉向方母，點頭致意）哦，伯母，您可暫時別難過了，方老師的屍體還沒找到，還不知道他是生

是死，所以妳！（突覺話不當連忙停住）

△方母一聽，不禁又淚水盈眶。

家長甲：（喃喃地嘆著）我們那時候實在不應該！可是，唉，現在都還沒好好向他道歉，他卻已經：

△方母哭聲漸大。

△強、霖、眾學生憂愁地聚在一起嘖嘖啞啞著。

△眾家長連忙安慰方母。

何：（驚覺地）噢，那不是……（手指向大門）怎麼好像不好意思進來？  
強：（抬頭）啊，是李老師！

△眾人驚訝地看向大門。

△李羞愧、遲疑地走入。

李：（走近方母）伯母……（停頓稍久，然後吞吞吐吐地）妳要：妳要多保重……（轉向馮母，欲言又止）

△突然黃匆匆趕來。

△眾人的眼光又投向黃。

△黃驚覺自己舉止似乎過於莽撞，猛然停步，看向方母，想說安慰的話，但遲疑著說不出來。

黃：（突然瞥到李，衝口而出）李老師，方老師的班只好先麻煩你暫時代理一下！

△眾家長（包括周父、馮母）及眾學生（包括霖、強）突然一臉激動。

眾學生：（幾乎是同聲驚喊出）不要！我們不要！

△黃、李楞住了。

△眾家長及其他人也楞住了。

眾學生：（有踩脚有哭出聲來的）我要方老師！方老師，你快回來啊！你不要離開我們嘛……

△方母放聲大哭，玉珊也哭得淒慘，謝太及何邊擦眼淚邊安慰她們。

△眾家長連忙去安慰自己的孩子。

眾學生：（崩潰了似地）不，我要方老師！方老師！

強：（抱住馮母，特別大聲地）媽！媽！是我害了方老師！是我害的！我害的！

霖：（衝動地過去摀住強的嘴巴，似喊似吼地）不！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害方老師的！

強：（掙扎著，還是要說）不！不！是我！是我！是我！

△馮母驚慌了地猛抱著掙脫著的強，淚水直流。

△周父猛力去拉霖離開強。

△電話突然鈴響，屋內頓時歸於寂靜。

△眾人盯著電話，惶惶不安，不敢去接。

△珊突然飛奔了似地去接電話

珊：（顫抖地）喂……喂……

△眾人注意著珊的表情變化。

珊：（戰戰兢兢）是！是！沒錯……（驚詫地）啊？

△眾人一顆心不禁被提懸了起來。

珊：（原本沉鬱的表情漸轉為狂喜）：有消息了！：哦，早就被救了！在一家小醫院：現在謝老師跟另一位先生已經開車送他回家了！沒事了！哦，謝謝你！謝謝你！

△珊才掛電話，衆人還來不及調整情緒，外頭就猛然傳來車子的剎車聲及車門的開關聲。

方母：（狂喜地）啊，一定是一定是：（說不出話來，連忙起身，想向外奔去，雙腳卻發軟險些跪下）

△珊及何趕緊扶住方母。

衆學生：（向屋外衝去）啊，老師回來了！老師回來了！

△謝、王一人一邊扶著成進來。

衆學生簇擁向成。

衆學生：（興奮地）老師！老師！

成：（撫撫學生們，連忙又抬頭，一見方母，百感交集地動動嘴唇，卻久久才叫出聲來）媽！

△方母激動地叫不出成的名字，只邊笑邊猛擦著眼淚。

成：（又看到珊，驚喜地）玉珊妹！

△珊只知猛點頭，咧嘴傻笑，臉上兩行淚珠不斷！

△其他人向成走近，不知所措地高興笑著！

△劇終。